

賈氏譚錄
廬陵雜說

江鄰幾雜誌
談
數



江
鄰
幾
雜
誌

江休復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賈氏譚錄（及其他三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江隣幾雜志

宋 江休復撰

都下鄙俗。目軍人爲赤老。莫原其意。緣尺籍得此名耶。狄青自延安入樞府。西府逐者累日不至。問一路人不知。乃狄子也。旣云未至。因謾罵曰。迎一赤老。累日不來。士人因呼爲赤樞。伯庸常戲其渥文云。愈更鮮明。狄答云。莫愛否。奉贈一行。王大慙慙。

李後主於清微歌樓上春寒水四面。學士刁衍起奏。陛下未覩其大者。遠者爾。人疑其有規諷。訊之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又作紅羅亭子。四面栽紅梅花。作豔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春風一半。時已割淮南與周矣。

大曆十才子。盧綸、錢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李嘉祐、耿緯、苗發、皇甫曾、吉中孚。共十一人。或無吉中孚。有夏侯審。

省試王射虎侯賦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貴老爲近親賦。見龍鍾之黃耆。思彷彿於吾親。試官掩卷大噓。傳爲口實。

章伯鎮珉學士云。任京有兩般日月。望月初請料錢。覺日月長。到月終供房錢。覺日月短。歙州黃山俞侍郎獻卿。嘗與友人肄業山中。一日深入山中。見松樹有大黃實。拋石擊落一枚。甚堅而香。

俄落深淵中。翌日再尋。則失所在。或云。抱朴子所謂招藏食之可仙。

晏相有春風任花落。流水放盃行之句。

惠崇遊長安詩。有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

販鱠者器中真鯁。云鯁喜睡。鯁好遊。不爾睡死。

長安姚嗣宗詩。蹋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辦此。可惜作窮鱗。韓稚圭安撫關中。薦試爲大理評事。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隣。人每夜聞擊物聲。穴隙視之。乃知寒凍齒相擊耳。贈之氈。堅不受。妻母來見其女。方食枕中豆。贈之米。麵亦不敢納。遂挈其家居州南。聚賸窮親四十口。嘗辭水路差遣。云法乘官舟。載私物不得過若干斤重。恐其罹此罪。乞與陸路差遣。

祖擇之押字。直作一口字。人間之。云口無擇言。

江南一節使。召相者。命內子立羣婢中。令辨之。相者云。夫人額上自有黃氣。羣婢皆竊視之。然後告云。某是。柁工火兒難立。使辨何者是柁人。云面上有波紋。是亦用前術。

長安北禪寺廊右鄭天休資政題十字。春至不擇地。路傍花自開。

向相延州詩。四時常有烟棚合。三月猶無菜甲生。又有人嘲同州詩云。三春花發惟楊柳。二月鶯啼是老鴉。

眞廟將立。明肅爲后。令丁晉公諭旨楊大年。丁云。不憂不富貴。大年答如此富貴亦不願。

梅聖俞過揚州。宋相公庠送鵝作詩謝之云。常遊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去。從教養素翎。得之不保。

康定中。侍禁李貴爲西邊寨主。妻爲吳賊所虜去。家中白犬頗馴擾。妻視曰。我聞犬之白。乃前世爲人也。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卽裹糧隨之。有一警則引伏草間。渴卽濡身而過。凡六七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廷封崇信縣君。

占城進獅子。楊文公館閣讀書。進詩賀云。渡海鯨波息。登山豹霧清。當時激賞。好事者記一春好天氣。不過二十日。

朱巽草制云。某官夙負材。真廟令出典藩。

同州民謂沾足爲爛雨。

江州琵琶亭詩板甚多。李卿孫惟留一篇。夏英公詩。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枝淚濕青衫。

某人眷一樂妓。潔白而陋。人目曰雪獸頭。

劉帥顏視月占早。問之云。諺有之。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田元鈞狹而長。魚軒富彥國女弟闊而短。在館中。石曼卿目之爲龜鶴夫妻。

曾曾泉南人。不改鄉音。嘗聞叩戶聲。呼童視之云無模。讀作客是狗抓癢。逮起云。請門客自朝湯。胡巽嫁女。

與侯詢云嫁女與侯孫。

凌景陽都官與京師豪族孫氏成姻。嫌年齒自匿五歲。既交禮。乃知其妻匿十歲。王素作諫官。景陽方館職。坐娶富民女論罷。上知景陽匿年以欺女氏。素因奏孫氏所匿。上大笑之。

王貽永久冠樞府。持愼少所發明。楊懷敏自河朔入奏隄塘事。所欲升黜者數十人。兩府聚聽。敏來白事。相府爲其呼爲太傅。稱說云云。莫敢發言。獨貽永頽怒云。押班如此。莫膽倒人甚多。未爲穩便。敏縮頭而退。時龐相吳左丞爲樞副。退而言曰。嘗得此老子惡發。大好事。政府呼太傅者有慙色矣。

楊大年行酒令李耳

一作

生。指李樹爲姓。生而知之。黃宗旦應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尸。死而後已。

夏英公少年作詩。語意驚人有。整花無主傍人行之句。

狄青討邕州儂賊。發西邊蕃落馬。用氈裹蹄。

唐相李程子廓從父過三亭渡。爲小石隱足痛。以呼父程云。太華峰頭。□□□仙人手跡。黃河灘裏爭知有隱人脚跟。

晏相改王建詩。黃帽覆鞍呈馬過。紅羅纏項鬪鷄回。爲呈過馬。鬪回鷄。爲其語不快也。

呂文靖詩。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

陝府昭宗御詩云。何處有英雄。迎歸大內中。河中逍遙樓與太宗詩。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氣象不侔。

矣。

王文穆能相知杭州。朝士送詩。唯陳從易學士云。千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冀公稱重之。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詩云。蟠桃三竊成何事。上盡鰲頭跡轉孤。稱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八中立。在坐中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涼傘也。石中立丁度在翰林。丁前行。石從後呼之。捉瓦攔筒云。忘却帽子頭了去也。

契丹謂圭爲曜辣。

王隨相諱德。漢賓謂德爲可已。優人贊祝云。此相公之可已。梁相諱顥。優人口口號爲蕪辭。宋相諱已一班行。參見愛其敏俊。口誰薦舉云。杜輿待制久之方悟。

真宗宴近臣。蔡中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翠環綠衣小女童也。誦秋水之篇。聞者莫不悚異。舉子有以巨軸而贊胡旦者。覽之云。旨哉旨哉。

林逋傲許洞。洞作詩嘲逋。餘杭人以爲中的。寺裏撥齋饑老鼠。林間咳嗽病獼猴。豪民遺物鵝伸頸。好客臨門繁縮頭。

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詩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鐘。城人盡驚。李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

長安張詩以能醫稱。孫之翰重之。予至關中。屢見人說醫殺者甚衆。尤好用轉藥。關中諺云。既服黃龍丹。

便乘白虎車。

章相性簡靜。差試舉人。出人爲天地心賦。舉子白云。先朝嘗開封府發解。出此題。郭稹爲解元。學士豈不聞乎。曰。不知。勿遽別出一題目。教由寒暑。既非已。豫先杆軸。舉人上請。題出樂記。此教乃樂教也。當用樂否。應曰。諾。又一舉人云。上在諒陰。而用樂事。恐或非便。紛紜不定。爲無名嘲。曰。武成廟裏沾良玉。開封府舉人就武成王廟試。良玉不琢賦。夫子門牆弄箴箕。國學試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賦。惟有太常章得象。往來寒暑不曾知。

黃通。閩人。累舉不第。作官數任。年將耳順。鑣廳應舉。或嘲云。老妓舞柘枝。剩員呈武藝。都下一小兒。才三歲。無有難曲。按皆中節。都市觀者如堵。教坊伶人皆稱其妙。在母懷食乳。燃手指應節。蓋宿習也。

高瓊。作舊城縣巡檢。忽逢涪陵被譴出城。街次唱喏。責受許州馬步軍指揮使。劇賊青脚狼將襲知州牛冕。給事瓊擒之。遂復入。

司馬十二說。党太尉畫真觀之大怒。詰畫師云。我前畫大虫。猶用金泊貼眼。我便不消得一對金眼睛。天台竹瀝水。被人斷竹梢。屈而取之。盛以銀甕。若以他水雜之。則顛敗。

蘇才翁嘗與蔡君謨鬪茶。蘇茶精。用惠山泉。蘇茶劣。改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

張乖崖知江寧府。僧陳慥出公據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翌日羣官聚廳。不曉其故。乖崖召僧至。訊云。作僧幾年。對七年。復訊之。云何故額有繫頭巾痕。僧惶怖服罪。至今案牘尙在。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

郡吏所倚任者。吏稱無罪。誅封判令至曹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李順嘗有死罪繫獄。此吏故縱之也。

蘇儀甫侍讀知孟州。爲醫悞。投以轉藥。垂死。命杖醫背四十餘。醫出城。蘇下廳階死焉。

陳執中館伴虜使。問隨行儀鸞司。緣何有此名。不能對。或云。隋大業中。鸞集于供帳庫。遂名此。

陸參宰邑。判訟田狀云。汝不聞虞芮之事乎。者司不受。再執詣縣云。不曉會得。再判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李戡宰邑。問民間十否。莫有疾否。莫有孝弟否之類。有一患大風者。藥云。吾不能療爾。

都下有弄蝎尾有五毒者。三毒者云。城西剝馬務蝎食馬血毒。已亥歲。京中屢有螫死者。毒虺尤斷首。猶能飛以噬人。

御史臺開門移文用捺頭牒。章郇公判審官院。張觀爲中丞。常用此例。移審官。時章爲翰林學士。辨之。張以故事而止。

客有投繯雲山寺中宿者。僧爲具饌。蟹甚美。但訝其無裙耳。入後屋。見黃泥數十團。大如缶。問行者。卽向所食在其中。取龜以黃泥裹之。三日。龜服氣。肥息特異。

章仲鎮云。章伯鎮勸會案。歲給禁中椽燭十三萬條。內酒坊祖宗廟用糯米八百石。真宗三千石。今八萬石。

王介甫云。明州有一講僧。夜中爲鬼物來請講。欣然從命。昇行數十里。寔在猪圈中。比曉。方悟爲鬼所侮。

張樞言說楊大年臨卒戒家人吾頂赤趺坐汝輩勿哭驚吾既而果然家人驚號則復寤而寢遂卒釋教頂赤生天腹赤生人足赤沉滯

梅聖俞云叔父爲陝西漕知客卒浴歛畢他婢欲竊其衣其尸熱如火驚告家人遂傳於外或云不祥此當有重喪俄而孀氏卒

持國按樂見絃斷絃續者笙竽之類吹不成聲詰之云自有私樂器國家議黍尺數年乃定造樂器費以萬計乃用樂工私器以享宗廟又七廟共用羊一五方帝亦然溫成廟用羊豕各二疑郊本用特後去特以一羊豕代之符后以永熙不可虛配遂得升祔明德尙在故也后廟神德賀宋二宗尹潘奉慈劉李楊劉李升祔今獨章惠

永叔書法最弱筆濃磨墨以借其力

范希文戊邊行水邊甚樂之從者前云此水不好裏面有虫聲如陳秦聲謂之蟲乃是魚也答云不妨我亦食此虫也

原甫五十謚法一篇神化無方曰尼毫期稱道曰聃卮言日出曰周潔白不汙曰皓

楠樹直竦枝葉不相妨蜀人謂之讓木

胡瑗翼之卒凶訃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假二日近時無此事

王景芬職方邵氏婿常州人小兒四五歲甚俊爽病且卒忽言翁婆留取某某長大必能葬翁婆景芬大駭始改葬其父母邵不疑云

沈文通說故三司副使陳洎卒後婢子附語亦云坐不葬父母當得爲貴神今謫作賤鬼足脛皆生長毛云

司馬君實充史貳白執政時政記起居注皆並不載元昊叛命北戎請地事欲就樞密府檢尋事迹以備載錄龐相自至史院商量孫朴兼修國史之任云國惡不可書會龐去相遂寢

吳充卿說其先君爲江州瑞昌令一手力啗巴豆如松子問其由始用飯一盃巴豆兩粒研和食稍加如藥丸盡則加巴豆減飯積以歲月至於純食巴豆此亦習噉葛之類曹孫嘗啗葛

堂老大卿判太僕供祿享太牢只供特牛無羊豕去問直禮官如此不知羊豕牛俱爲太牢太學生鄭叔雄用善醫王尙書舉正知雜吳薦爲秘書省校書郎起居舍人范師道論列云山林有道之士大臣薦之不報而方技援例輒行於是江州孔叵除直講揚州孫侔除試校書州學教授

入內都知張惟吉請謚禮官以惟吉前持溫成喪不當居皇儀爭之至力時幸不知典則阿諛順旨惟吉頓足泣下緣此得謚忠惠

陳執中死禮官以前事不正諫請謚榮靈龍祿光大曰榮動不成名曰靈

大名府學進士劉建侯盜官書賣之搜索既切遂焚之又與妻同殺人取其金前殺士人事明白猶且稱

宛府中謂之始皇。以其焚書坑儒也。程琳尚書知府日殺之。其容貌堂堂。言詞辨博。莊生大儒之盜也。藥方中一大兩。卽今之三兩。隋合三兩爲一兩。

宋相云中。朝書人唯郭忠恕可對二徐。書佩觿集三卷。

楊玄望之當官。凡私家上曆。亦自買紙爲江南轉運使。先移文江寧府。要府官月俸米麥。何人擔負磨麪。曾支腳錢。

司馬君實侍先君知鳳翔府。竹園中得一物如蝙蝠。巨如大鴟。莫有識者。有自南山來者云。此鼯鼠也。一名飛生。飛而生子。每欲飛。則緣樹至巔。能下不能高也。

判尚書禮部。則尚書之職。判禮部貢院。則侍郎之職也。其名表。則員外之任也。王禹玉帶館職。判禮部。作三字。猶不解百官謝衣表。御史中丞署狀。而舍人作表。是兼尚書員外之職也。

陳執中在樞府。建排牆頭。夏僎使人上歎。樞府不得人。於是王巖張觀與執中皆能。孫承旨自稱韓持國。作維國。齊大卿呼邵興宗作元宗。

給享昭穆各有幄次。謂之神帳。云陳彭年所建。

禮。牲體貴賤。以爲俎簋。肩臂膾膊脂。左右前後。賓主有儀。今不復用。司馬說。曾在并州見蕃俗。頗存此禮。其最尊者得羊腿骨。其次項頤骨。又說婦人不服寬袴。與襜褕旋裙。必前後開膊。以便乘驢。其風聞於都下。姦女而士人家反慕倣之。曾不知恥辱如此。又涼以褐紬爲之。以代毳袍。韓持國云。始於內臣。

班行漸及士人。今兩府亦然。獨不肯服。予讀儀禮。婦人衣上之服。制如明衣。謂之景。景。明也。所以禦塵垢而爲光明也。則涼衫亦所以護朝衣。雖出近俗。不可謂之無稽。

君實又說。夾拜。今陝府村野婦人皆如此。男子一拜。婦人兩拜。城外則不然。

子容判禮院。謂君實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今樂懸。但聞金聲。餘樂掩而不聞。宜罷連擊。次第見其聲。歐陽永叔修唐書。求罷三班院。乞一閑慢差遣。俄除太常禮院。因巡廳言。朝廷將太常禮院作閑慢差遣耶。

子容說。周廟制。戶在東。牖在西。當中之分。則展也。近代宗室南向。祫室猶在西壁。祫享猶設昭穆。位於戶外。南北相對。

武功常景主簿說。慶善宮有唐碣。爲民藏窖。蓋民恐他人見之。理認遠祖土田。傍有慈德寺。太宗所建。會昌廢寺。猶遭毀拆。武宗可謂能行令矣。至大中。復建碑記。尙存。

肆赦。宣德登降用樂懸。又排仗蓋如外朝之儀。

六典。禮部吉儀五十有五。其有二十九日。祭五龍壇。予奉勅於五龍廟請晴。廟廊竝頽毀。寓宿殿東道士之室。亦無壇也。

儀仗內。五牛旗。刻畫五色木牛。繫旗於背。載以舉床。四人舁之。按六典。衛尉三十二旂。十八曰五牛旗。皆是絨繪旗幅。若五牛以牛載。則其他麟鳳之類。亦當如此矣。

祫享行禮之際。雪寒特甚。上乘圭襍腕助祭。諸臣見上恭虔褻手。執笏者惕然皆撝袖。廟主帝用白帔。后用青帔。履行禮則廢之。方木爲趺。薦以重褥。置主於其上。

庶俗呼野人爲沙塊。未詳其義。士大夫亦頗道之。永叔戲長文。賢良之選。旣披沙而揀金。吳頗憾之。遷怒於原父云。某沙於心。不沙於面。君侯沙於面。而不沙於心。愈怒焉。

又嘗戲馬遵舊日沙而不哨。如今哨而不沙。

永叔云。令狐揆著書數年乃成。託宋公序。投獻李夷甫。庾問何人作序。訊知其人。使送銀二笏。

龐相令制後舍人自署其名。永叔云。詰身後惟吏部判官。詰院者當押字爾。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何相見之闊也。答云。遭此霖雨。云今後轉更疎闊也。王曰。何故。答云。值這短晷。蓋詆其侏儒矣。

太祖忌宰相馬不入寺。宗王許相乘馬入至佛殿東。素無定制也。駕往寺觀燒香。中丞不從。由入臺。翌日。幸慈孝集禱。宣召乃赴。

秘書丞沈士龍者。嘗建言害民事數十條。漕司不行。遂弃官歸。關門不放過。訴云。母老病。拘滯于此。母必不全。亦關吏之罪也。士龍竟坐擅去官守。追官勒停。舉主關吏一例見劾。

李照譏王朴編鐘不圓。後得周編鐘。正與朴同。譏者始知照之妄。次道見鄭毅夫除省判。詰詞中間具官某。又云云。當詰詞前具銜云云。中當云以爾云云。

程侍郎言某爲御史接伴虜使中丞張觀云待之以禮答之以簡戡佩服其言又說高敏之奉使接伴虜使走馬墜地前行不顧翌日高馬蹶墜地戎使亦不下馬張唐公將奉使王景彝云某接伴時舊例使副每日早先立驛廳戎使方出相揖某則不然先請戎使立階下然後前揖登階唐公云我出疆彼亦如此奈何遂如舊例

王景彝判三班院云某總記上凡使臣八千五百人差殿中丞蘇充作簿簿成只有七千六人其餘搜括竝未見

蘇儀甫使虜至虜庭傳宣求紫魚答云雖是某鄉中物偶不資來又云某篋中恐有試搜之得獲乃家中納楮中忘告之也

韓忠憲使虜其介劉太后之姻庸而自專私於虜使云太后言兩朝歡好傳示子孫韓了不知忽置一筵遣臣來伴因問太后有此語何故不傳忠憲答云皇太后每遣使使人簾前受此語戒使人令慎重爾於是 hands 頂禮云兩朝生靈之福也

文思院使不知緣何得此名或云量名時文思素或說殿名聚工巧於其側因名之曰文思院李昉相致仕後陪位南郊病傷寒卒子宗諤內翰爲玉清昭應官副使自齋所得疾卒宗諤子昭述右丞袷享奏告景靈得疾卒三世皆死於祠祭之所

裴如晦云景德澶淵之幸軍費二十餘萬郊費用度時一郊費六百萬今千萬餘貫矣

宋次道集顏魯公文爲十五卷。詩才十八首。多是湖州宴會聯句詩。公必在其間。又有大言小言樂語滑語謔語醉語。又和政公主碑。肅宗女。代宗母妹。潼關失守。輟夫柳潭乘以濟婦妹。首云。平陽與娘子之軍於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禮於宋公。常紕匡復之師於武后。皆前代所未有也。

魯公顏元孫墓誌。省試九河銘。高松賦。考劉奇勝曰。銘賦音律。既麗且新。時務五條。辭高理贍。惜其貼經通六所以屈從常第。葬東京鵝店。今作曜字。

子奉使逐賀正使於雄州。介曰。唐中和自作借職。割俸錢與弟請。至今四十年。士大夫恐罕能如此。文州云。羌人旄牛酥絕美。又云。河朔人食油湯餚。以薦酸醬粟飯。

冀州城南張耳墓。在送客亭邊。戎使林迓者。由翰林學士問知州王仲平。告之不知。張耳何代人也。大使耶律防謝曰。契丹家翰林學士名目而已。

我眉雪蛆大。治內熱。

己亥曆日十一月大盡。契丹曆此月小。十二月十四日夜才昏月蝕。戎使言竊謂爲己望。時修唐書。問劉希叟云。見用楚衍曆差一日。宣明曆十一月當小虛。

雄霸公邊塘泊。冬月載蒲葦。悉用凌床。官員亦乘之。

李昭遘右丞。謂樞密程侍郎。近日與蒲豸刺權門事。謂之小火下。程答云。不惟小火下。兼有大教頭。謝師直說。北都李昭亮相。爲寵嬖三夫人。作水陸道場。羸州店叟張三郎。處主位。李之祖父在賓位。焚香。